# 浪跡三談

# 浪迹三談序

長樂梁敬叔觀察以先中丞公浪迹三談付手民命智董斠勘智親炙公言論公遇智頗異於衆人觀察復命智綴一言坿不朽之名歲壬寅公既歸田丙午迄己酉自浦城移居武林游吳門及邗江就養東甌丁未冬浪迹叢談刊成戊申冬續談刊成三談甫得六卷讀是編者多舉宋洪文敏以方公智竊謂文敏生南宋偏安之代涉攬不能周中原交游不能徧四海典籍且散佚掌故亦不能求備公則遭逢

盛世接引賢才又當 四庫全書告成之後博採中祕漁

獵靡窮資見聞之多廣江山之助爲何如也文敏之不若
公者一文敏僅中選詞科授職館閣屢知州府曾以奉使
辱命被論罷官公則由翰苑改部曹直　樞垣擢郡守歷
藩牧任封圻官中外數十年從無一稍干吏議之事經濟
文章之交著宜乎朝野交重而仕學交優矣文敏之不若
公者二文敏容齋隨筆五集固爲南宋說部之冠隨筆外
僅傳夷堅志萬首唐人絕句兩書殊無關學問公則於四
部各有撰述凡六十餘種已刊行寓內四十餘種皆有益
於後之學者文敏之作容齋一筆首尾十八年二筆十三
年三筆五年其四筆之成不費一歲五筆亦閱五年而公

於四年中但所劄記輒成巨册文敏之不若公者三唯容齋隨筆傳入禁林孝宗稱其驟有好議論受知之榮較爲過之然他日偃武脩文重開　四庫館采訪所及得邀乙覽未可知也已昔文敏從孫總刊隨筆五集何同叔爲之序恨不及識文敏與其子其孫相從甚久今智視同叔之於文敏爲幸而欲以蠡測海以莛撞鐘則又烏乎能同叔之言曰可以稽典故可以廣聞見可以證譌謬可以膏筆端實爲儒生進學之地智第舉同叔之推文敏者以推公同叔之言蓋於公是編爲尤當世之博雅之君子智足以知公者奉公之緒餘尚如是則推公實突過文敏信不

阿云咸豐七年丁巳秋九月朔年家子羅以智謹序

# 浪迹三談目錄

第一卷
覵弈軒雜錄
第二卷
改元之始　元號相同
易世仍稱舊號　通鑑刪紀元
紀號之變　歷代年號
第三卷
八十九十曰耄　太牢少牢
句踐　韓通

周太祖柴后　乣字
赤　架閣庫
佐雜擅受　明史紀事本末
冠玉　鵲起
李瀚蒙求　父子同名
避家韓　梅花詩
豪歌協韻　弟靡
齊物論　讀離騷
十反　儒林參軍
唐人避諱　名字

三字字　　太上感應篇

楊揚一姓　　葮孝

古田逆叅　　杏仁

蛽脯　　閫諺

送窮日　　水味

中郎有後　　本紀

送春詩

第四卷

七十四歲初度詩　　戲綵堂詩

和卓海帆相國詩　　徐信軒觀察詩

長孫入泮詩　得曾孫誌喜詩
賀林少穆督部詩　五郡守詩
披山洋盜　戲綵亭詩事
石門　仙巖
薔薇花詩　說鈴寘報一則

第五卷

酒品　惠泉酒
蘭陵酒　千日酒
燒酒　攙水酒
紹興酒　女兒酒

火腿　海參魚翅
鹿尾　燕窩
黃羊　靖遠魚
黃河鯉　土参
波稜菜　蕨菜
白菜　瓢兒菜
芥藍菜　食單四約
鰣魚　甌江海味雜詩
第六卷
收銅器議　古人用尸之意

應變　腚
猫　燭營
神童對　王荊公詩
筐　新齊諧摘錄
鵝血治噎　都天廟聯
附詩三十首

# 浪迹三談卷之一

福州梁章鉅撰

## 觀弈軒雜錄

戲綵亭之右老桂之陰有精室一間余日觀弈其中即額爲觀弈軒恭兒善弈偶於公餘之暇偕朋輩爲之凡遇弈者多被饒子余問以弈之原始及弈之故實則皆曰不能舉因取古今弈事雜錄數十則以示之行篋無書不能備也然大略則已具於此矣昔論語舉博弈以警用心孟子言弈小數亦必專心致志弈與學將毋同竊願爲學弈者發其蒙並爲舉弈者進一解焉道光己酉暮春之月福州

七十五叟退菴老人書於東甌郡齋

張華博物志云堯造圍棋以教子丹朱或云舜以子商均愚故作圍棋以教之其法非智不能也　按皮日休原弈云不害則敗不詐則亡不爭則失不僞則亂是弈之必然也雖弈祕再出必用吾意焉夫堯之仁義禮智豈能以害詐之心爭僞之道教其子哉弈之始作必起自戰國縱橫者流豈自堯舜哉

抱朴子云棋子無比者謂之棋聖故嚴子卿馬綏明於今有棋聖之名焉

新論專學篇云弈秋通國之善弈者也當弈之時有吹笙

過者傾心聽之將圍未圍之際問以弈道則不知也
通元集云圍棋兩無勝敗曰芇　按芇有縣兔二音說文
芇相當也今人賭物相抵謂之芇俗言謂之和
劉義慶世說云王中郎以圍棋爲坐隱支公以圍棋爲手
談　按王中郎者王坦之也在哀制中客來即用方幅爲
會戲故曰坐隱支公者支遁也又羣仙傳云王積薪夜宿
村店聞隔壁圍棋及明視之則無棋局問之乃手談也又
按顏氏家訓云圍棋有手談坐隱之目頗爲雅戲但令人
躭憒廢喪實多不可常也則知此語由來尚矣
世說又云王導嘗與其子悅圍棋爭道導笑曰相與有瓜

葛亦得爾耶

胡應麟筆叢云今圍棋十九道縱横三百六十一路子亦如之宋世同此然漢製十七道唐局或十八道不可不知也　按韋曜博弈論云枯棋三百李善注引邯鄲湻藝經云棋局縱横各十七道合二百八十九道白黑棋子各一百五十枚沈存中筆談云弈棋古用十七道與後世法不同今世棋局各十九道未詳何人所加錢竹汀先生云嘗見宋李逸民忘憂清樂集棋譜首載孫策賜呂範晉武帝賜王武子兩局皆十九道疑是後人假託藝文類聚卷七十四載晉蔡洪圍棋賦云算塗授卒三百惟羣是晉時猶

未加也　又按柳子厚柳州山水記有仙弈山始登者得石枰於上黑肌而赤脈十有八道可弈云云是即胡應麟唐局或十八道之說所由來或棋局稍有不同不可為典據也

晉書謝安傳云苻堅入寇京師震恐加謝安征討大都督安夷然無懼色遂命駕出別墅親朋畢集方與元圍棋賭別墅安棋常劣於元是日元懼便為敵手而又不勝安遂顧其甥羊曇曰以墅乞汝遂游涉至夜乃還指授將帥各當其任既而兒子元等破苻堅有驛書至安方對客圍棋看書竟便攝於牀下了無喜色棋如故客問之曰小兒輩

已破賊既而還內過戶限心喜甚不覺屐齒之折其矯情
鎭物如此
又阮簡傳云阮簡爲開封令有劫賊外白甚嚴簡方圍棋
長嘯吏曰劫急簡曰局上劫亦甚急　按此實不可爲訓
不得以謝安石藉口也
又祖逖傳云逖兄祖納好弈棋王隱謂之曰禹惜寸陰不
聞弈棋納曰聊以忘憂耳
齊書王諶傳云明帝好圍棋置圍棋州邑以建安王休仁
爲圍棋州都大中正諶與太子右率沈勃尙書水部郎庾
珪之彭城丞王抗四人爲小中正朝請褚思莊傅楚之爲

淸定訪問
齊書蕭惠基傳云當時能棋人瑯邪王抗第一品吳郡褚思莊會稽夏赤松並第二品赤松思速善於大行思莊思遲巧於鬬棋宋文帝世羊元保爲會稽太守帝遣思莊入東與元保戲因製局圖還於帝覆之太祖使思莊與王抗交賭自食時至日暮一局未竟上倦遣還省至五更方決抗睡於局後思莊達曉不寐世或云思莊所以品第致高緣其用思深久人不能對也

三國志王粲傳云粲觀人圍棋局壞粲爲覆之棋者不信以帊蓋局使更以他局爲之用相比較不誤一道其强記

默識如此　按北齊書河南王孝瑜傳亦言覆棋不失一道似當時有能覆局者便已驚之若神而今人之稍工弈者類能覆局不足爲異良由後世弈詣高於前代況古棋縱横十七道今棋縱横十九道則古易而今難今人之能覆局似亦較王粲孝瑜爲精也

三國志費禕傳云延熙七年魏軍次於興勢假禕節率衆往禦之光祿大夫來敏至禕許別求共圍棋於時羽檄交馳人馬擐甲嚴駕已訖禕與敏留意對戲色無厭倦敏曰向聊觀試君耳君信可人必能辦賊者也禕至敵遂退

南史齊武陵王曅傳云曅常破荻爲片縱横以爲棋局指

點形勝遂至名品嘗於武帝前與竟陵王子良圍棊子良大北及退豫章文獻王曰汝與司徒手談嘗小推讓答曰煜立身以來未嘗一日妄語

又羊元保傳云元保爲黃門侍郎善弈宋文帝亦好弈一日帝召元保曰今日上何召我其子戎曰金溝淸泚銅池搖颺既佳風景當得劇棊

宋書徐羨之傳云羨之頗工弈棊觀戲常若未解當世倍以此推之

宋書羊元保傳云元保入爲黃門侍郎善弈棊棊品第三太祖與賭郡戲勝以補宣城太守

王志堅表異錄云宋明帝好圍棋而詣甚拙與第一品王抗圍棋依品賭戲抗饒借帝曰皇帝飛棋臣抗不能帝終不覺也

段成式酉陽雜俎云上與親王棋貴妃立於局前觀之上數子將輸貴妃於康國猧子於坐側猧子乃上局局子亂上大悅

酉陽雜俎又云僧一行本不解弈因會燕公宅觀王積薪棋一局遂與之敵笑謂燕公曰此但爭先耳若念貧道四句承除語則人人為國手

續酉陽雜俎云北宋雅禪師建蘭若於東都龍門庭中桐

始花有異蜂聲如人吟詠視之具體人也網獲其一置紗籠中忽數人翔集若相慰狀云叱叱予與青桐君弈勝獲琅玕紙十幅君出可爲禮禪師舉籠放之

薛用弱集異記云元宗南狩百司奔赴行在翰林善圍棋者王積薪從焉蜀道隘狹每行旅止息中道之郵亭人舍多爲尊官有力者之所先積薪棲無所入因沿溪深處寓宿於山中孤姥之家但有婦姑止給水火纔暝婦姑皆闔戶而休積薪棲於簷下夜闌不寐忽聞堂內姑謂婦曰良宵無以適興與子圍棋一賭可乎婦曰諾積薪私心奇之堂內素無燈燭又婦姑各處東西室積薪乃附耳門扉俄

聞婦曰起東五南九置子矣姑應曰東五南十二置子矣婦又曰起西八南十置子矣姑又應曰西九南十置子矣每置一子皆良久思維夜將盡四更積薪一一密記其下止三十六忽聞姑曰子已敗矣吾止勝九枰耳婦亦甘焉積薪遲明具衣冠請問孤姥曰爾可率己之意而按局置子焉積薪即出槖中局盡平生之祕妙而布置未及十數孤姥顧謂婦曰是子可教以常勢耳婦乃指示攻守殺奪救應防拒之法其意甚略積薪即更求其說孤姥笑曰止此亦無敵於人間矣積薪虔謝而別行十數步再詣則已失向之室閭矣自是積薪之藝絕無其倫即布所記婦姑

對敵之勢罄竭心力較其九枰之勝終不得也因名鄧艾
開蜀勢至今圍棋有焉而世人終莫得而解矣
棋天洞覽云王積薪每出游必攜圍棋短具畫紙爲局並
棋子盛竹筩中繫於車轅馬鬛間道上雖遇匹夫亦與對
勝則徵餅餌牛酒
棋訣云王積薪夢青龍吐棋經九部授已其藝頓精
北夢瑣言云滑能善弈忽有一小子自云張靑與能對弈
思甚精敏能異而詰之曰我非世人天帝使我召公著棋
耳能忽奄然
北夢瑣言又云劉簡州刺史安重霸黷貨無厭部民有油

客於此姓鄧能棋力粗贍妄輒召與對敵只令立侍每落一子俾其退立於西北牖下俟我算路然後進之終日不過十數子而已鄧生倦立兒饑殆不可堪次日又召或有諷鄧生曰此侯好賂本不爲棋何不獻效而自求退鄧生然之以金十錠獲免良可笑也

于寶搜神記云賈佩蘭說在宮每以八月四日出雕房北戶竹下圍棋勝者終年有福負者終年疾病取綵縷就北辰星求長命乃免

葛洪西京雜記云杜陵杜夫子善弈棋爲天下第一人或譏其費日夫子曰精其理者足以大裨聖教

任昉述異記云信安郡有石室山晉時王質伐木至見童子數人棋而歌質因聽之童子以一物與質含之不覺饑俄頃童子謂曰何不去質起視斧柯爛盡既歸無復時人

按松窗百說云人間所以貴慕神仙者以其快樂無惱長生久視耳今斯須便過百年朝夕已經千載不知自開闢以來終得幾局棋也

幽怪錄云巴邛人家橘園有大橘如三斗盎剖開有二叟對弈一叟曰橘中之樂不減商山恨不能深根固蔕爲愚人摘下耳

唐書李泌傳云帝召泌初至帝方與燕國公張說觀弈因

使說試其能說請賦方圓動靜泌逡巡曰願聞其說說因曰方若棋局圓若棋子動若棋生靜若棋死泌即答曰方若行義圓若用智動若騁才靜若得意說因賀帝得奇童帝大悅曰是子精神要大於身

陶穀清異錄云明皇因對甯王問卿近日棋神威力何如王奏臣憑託陛下聖神庶或可取上喜呼將方亭侯來二宮人以玉界局進遂與王對手

唐蘇鶚杜陽雜編云大中中日本國王子來朝獻寶器音樂上設百戲珍饌以禮焉王子善圍棋上勅顧師言待詔為對手王子出楸玉局冷煖玉棋子云本國之東三萬里

有集眞島島上有凝霞臺臺上有手談池池中生玉棋子不由製度自然黑白分焉冬溫夏冷故謂之冷暖玉又產如楸玉狀類楸木琢之爲棋局光潔可鑒及師言與之敵手三十三下勝負未決師言懼辱君命而汗手凝思方敢落指則謂之鎭神頭乃是解兩征勢也王子瞪目縮臂已伏不勝迴語鴻臚曰待詔第幾手耶鴻臚詭對曰第三手也師言實第一國手矣王子曰願見第一曰王子勝第三方得見第二勝第二方得見第一今欲躁見第一其可得乎王子掩局而吁曰小國之一不如大國之三信矣今好事者尚有顧師言三十三鎭神頭圖　按今所傳范西屏

桃花泉弈譜首局即九五鎮神頭凡四十四變大抵即顧師言遺訣也

郡閣雅談云唐廖凝十歲詠棋詩云滿汀鷗不散一局黑全輸作者見之云必垂名於後

梨軒曼衍云圍棋初非人間之事其始出於巴邛之橘園穆王之墓繼出於右室又見於商山仙家養性樂道之具也

自孔六帖云取蜆龍牙一枚臨局自然機變百出智慧自生　按蜆龍牙從何處得之聊廣見聞可也

宋史潘慎修傳云慎修善弈棋太宗屢召對弈因作弈說

以獻大抵謂棋之道在乎恬默而取舍為急仁則能全義則能守禮則能變智則能兼信則能克君子知斯五者庶幾可以言棋矣因舉十要以明其義太宗覽而稱善

宋史吳越世家云上遣中使賜錢俶文楸棋局水晶棋子乃諭旨曰朕機務之餘頗曾留意以卿在假便可用此以遣日

宋馬永卿嬾眞子云玉子紋楸一路饒偏宜簷竹雨蕭蕭羸形暗去春泉湧猛勢橫來野火燒守道還如周伏柱壓兵不愧霍嫖姚得年七十更萬日與子同於局上消右杜牧之贈國手王逢詩或云此眞贈國手詩也棋貪必敗怯

又無功贏形賠去則不貪也猛勢橫來則不怯也周伏杜以喻不貪霍嫖姚以喻不怯故曰高棋詩也牧之嘗云棋於貪勇之際所得多矣七十更萬日者牧之是時年四十二三若至七十猶有萬日也

姚寬西溪叢語云蔡州[illegible]信縣有棋師閔秀才也說嘗遇一道人善棋凡對局率饒人有詩云爛柯眞訣妙通神一局曾經幾度春自出洞來無敵手得饒人處且饒人

四庫全書簡明錄云宋晏天章撰元元棋經一卷凡十三篇蓋以弈通於兵故仿孫子之篇數於棄取攻守之道言簡而理該歷代國手無能出其範圍

劉仲達鴻書云圍棋有十訣一不得貪勝二入界宜緩三攻彼顧我四棄子爭先五舍小就大六逢危須棄七慎勿輕速八動須相應九彼强自保十勢孤取和

邢居實拊掌錄云葉濤好弈棋王介甫作詩切責之終不肯已弈者多廢事不以貴賤嗜之率皆失業故人目棋枰爲木野狐言其媚惑人如狐也

宋何遠春渚紀聞云弈棋古謂之行棋宋文帝使人賜王景文藥時景文方與客行棋以函置局下神色不變且思行爭劫蓋棋戰所以爲人困者以其行道窮迫耳行字於棋家亦有深意不知何時改作著棋著如著帽著屐皆訓

容也不知於棋有何干涉耳

春渚紀聞又云棋待詔劉仲甫初自江西入都行次錢塘舍於逆旅逆旅主人陳餘慶言仲甫舍館既定即出市游每至夜分扣戶而歸初不知爲何等人也一日晨起忽於邸前懸一幟云江南棋客劉仲甫并出銀盆酒器等三百星云以此償博負也須臾觀者如堵即傳諸好事翌日數土豪集善棋者會城北紫霄宮且出銀如其數推一棋品最高者與之對手始下至五十餘子衆視曰勢似北更行百餘其對手者亦韜手自得責其誇言曰今局勢已判黑當贏籌矣仲甫曰未也更行二十餘子仲甫忽盡斂局子

觀者合噪云是欲將抵賀耶仲甫袖手徐謂觀者曰仲甫江南人少好此技忽似有解因人推譽致遠國手年來數爲人相追欲薦補翰林祇應而心念錢塘一都會高人勝士精此者衆棋人謂之一關仲甫之藝若幸有一著之勝則可前進凡駐此旬日矣日就棋會觀諸名手對弈盡見品次矣故敢出此標示非狂僭也如某日某人某白本大勝而失應棋著某日某局黑本有籌而誤於應劫卻致敗局凡如此覆十餘局觀者皆已愕然心奇之矣卽覆前局既無差誤指謂衆曰此局以諸人視之黑勢贏籌固自灼然以仲甫觀之則有一要著白復勝不下十數路也然仲

甫不敢遽下在席高品幸精思之若見此者即仲甫當擕拏累還鄉里不敢復名棋也於是衆棋極竭心思務有致勝者久之不著已而請仲甫盡著仲甫即於不當敵處下子衆愈不解仲甫曰此著二十著後方用也即就邊角合局果下二十餘著正遇此子局勢大變及斂子排局果勝十三路衆觀於是始服其精至盡以所對酒器與之延款十數日復厚斂以贐其行至都試補翰林祗應擅名二十餘年無與敵者　按劉仲甫有棋訣一卷凡四篇後附論棋雜說則即晏天章棋經之末篇仲甫爲之注耳

錢希白南部新書曰李訥僕射性卞急酷尙弈棋每下子

安詳極於寬緩性躁怒作家人謹密以弈具陳於前訥覩便忻然改容以取其子佈算忘其患矣

世說補云蘇養直隱京口紹興間與徐師川同召養直不起師川造朝時便道過養直留飲甚歡二公平日對弈徐高於蘇是日養直拈一子笑曰今日還須讓老夫下此一著師川有愧色

荊公詩話云蘇子瞻言太宗時有賈元侍上棋太宗饒元三子元常輸一路太宗知其挾詐謂曰此局復輸當撈汝既而滿局不死不生太宗曰更圍一局勝當賜緋不勝當投泥中既而局平不勝不負太宗曰我饒汝子是汝不勝

命抱投之水乃大呼曰臣握中尚有一子太宗大笑賜以緋衣

蘇東坡觀棋詩序云司空表聖有棋聲花院閉之句吾嘗獨游五老峰入白鶴觀松陰滿地不見一人古松流水間惟聞棋聲然後知此句之妙也

羅大經鶴林玉露云陸象山少年時常坐臨安市肆觀棋如是者累日棋工曰官人日日來看必是高手願求教一局象山曰未也三日後卻來乃買棋局一副歸而懸之空中卧而仰視者兩日忽悟曰此河圖數也遂往與棋工對棋工連負二局乃起謝曰某是臨安第一手棋今官人之

棋饒得某先天下無敵手矣

蔣正子山房隨筆云永嘉余德鄰宗文與聶碧窗弈棋余屢北有賣地仙丹者國手也余呼之至給聶云某有僕能棋欲試數著但不敢耳聶俾對枰連敗數局余自內以片紙書十字示聶云可憐道士碧不識地仙丹聶大笑曰吾固疑其不凡

范正敏遯齋閒覽云荊公棋品本不高每與人對局未嘗致思隨手疾應覺其勢將敗便斂局曰本圖適性忘慮反至苦思勞神不如其已

葉夢得避暑錄話云著棋竭力不過能進其所能至於不

可進雖一著終老不能加也

山堂肆考云林和靖每云世間事皆能之惟不能擔糞與著棋耳　按此語殊過圍棋何可與擔糞並論不得以和靖而爲之詞或亦自嫌其棋力之不高故爲此謿語以自解耳今人目棋品低者謂之爲臭殆此語爲之濫觴也

胡應麟甲乙剩言云余年八齡即喜對弈時已從塾師授書每於常課外必先了竟且語師曰今皆弟子餘力請以事弈塾師初亦懲撻禁之後不復能禁且於書案下置局布算天下遂無敵手

魏琰耕藍雜錄云明太祖智勇天縱於藝事無所不通惟

於弈棋不耐思索相傳其與人對弈無論棋品高低必勝一子蓋每局必先著棋先於枰之中間孤著一子此後黑東南則白西北黑右後則白左前無不遙遙相對著著不差至局終則輒饒一子也帝王自有眞非凡手所能擬議矣　按此事余素不敢信嘗與友人按此法演之二三十步外即隔閡不能通友人亦好學深思者終不得其故或天亶聰明者自優爲之歟

耕藍雜錄又云我　朝弈師以范西屏爲最范名建勳海昌人偶騎驢至揚州探親路過一棋局入與對枰連負兩局局中人責負錢范曰我身邊適無錢但有一驢可抵衆

諾之卽牽驢去初不知其何許人也越月餘日而范復至連勝兩局衆議償以錢范曰不須錢卽還我舊驢可矣蓋范前度適欲舟行他往無地寄驢故借棋局喂養至是則加茁壯矣於是衆始知其爲范西屏也相與爽然

耕藍雜錄又云吾福州乾隆間有薛翁師丹素稱國手余弱冠卽從之學弈初饒九子至十年始進至饒兩子今又十年不能再進半子也嘗私問其命名之義翁曰昔堯以圍棋教丹朱余豈敢言師堯但竊願師丹而已味翁之言乃謙遜而實自負也　按薛翁短小精悍人甚蘊藉與先王父天池公相友善饒先王父弈在先兩之間先王父對

弈必令余侍旁歛子偶私叩以弈事翁曰足下若有志學弈但務學士大夫之棋不可學市井之棋令後生小子偶有一知半解即自視甚高一局未終而鄙倍囂陵令人不可嚮邇此即所謂市井之棋也先王父令余識之　又按余雖及見薛翁而未嘗一日對弈至嘉慶間始偷閒從弈師學弈一爲鍾望高一爲林茂敬皆足與薛翁抗手鍾以學力勝林以天資勝而薛則學力與天資並勝者也此二人者余視之皆高不可攀其時與對手者一爲余同年鄭成綸一爲雲騎尉何文上鄭亦以學力勝何亦以天資勝雖視國手尚遠然在士大夫棋品中亦可謂大雅不羣者

矣此外有王登碧者爲福州府署皁役人頗麤俗貌亦顢頇惟與圍棋則甚覺温雅故曼雲兄頗重之亦著有棋譜數十紙爲人所稱善飲酒余嘗與對弈輒在鼾睡中詰其故則曰昨夜伺候本官坐堂徹曉未睡耳昔宋李憨與人弈皆昏睡但隨手應之多出人意表此人正類是未嘗得其一著之差也余嘗叩以弈訣曰士大夫之棋自有根器不可如我之下流但須處處出人頭地不被人籠罩即得之矣嗚呼此亦可謂隱於弈者矣

方勻泊宅編云朱正夫致仕家居杜門謝客一日曉容大師自京來謁公欣然接之二子行中久中秋試不利皆在

侍下公强使冠帶而出容一見驚起賀曰後舉狀元也晔晛久之徑辭出後三年久中試赴舉之資替至六和才泊岸見容在寺中遙揖久中歸與之款是秋二朱至京師舍開寶塔寺容寓智海禪剎行中預薦惟殿試病作不能執筆是時王氏之學士人未多得行中獨記其詩義最詳因借錐寫答極不如意卷上日方午遂經御覽仁宗見愛之行中不知也日與同舍客圍棋每拈子欲下必罵曰賊禿蓋恨容許之誤有士人通謁行中方棋遽使人御之曰此必下第人欲丐出關之資士人立於門下不肯去行中乃出延之坐不暇寒温揖行中起附耳曰乃梁御藥門客御

藥特令奉報足下卷上已置魁等他日宰相記行中唯唯而入再執棋子輒手顫緣寵辱交戰不能自持也

范公偁過庭錄云舊家多藏異書兵火之後無復片紙尚記有一黃鬚傳云李靖微時甚窮寓於北郡一富家一日靖竊其家女而遁行至暮投一旅舍飯罷濯足於門見一黃鬚老翁坐於側且熟視神色非常靖恐富家捕己者欲避之見其於身皮篋中取一人頭切食甚閑暇靖異之乃親就問焉翁曰今天下大亂汝當平天下然有一人在汝上若其人亡則汝當爲王汝可從我尋之靖隨翁數程至汴州見一大第中數人弈翁同並立云不見其人矣頃又

有一披衣從中出視弈者蓋太宗也翁瞽曰即此人當之汝善佐其事遂別餞留連久之語靖曰此去四十五年東夷中有一黃鬚翁殺其君而自立者即我也靖既佐唐平亂貞觀中東夷果奏一黃鬚翁殺其君而自立異哉異哉

按此與虬鬚客傳相彷彿疑本一事而誤演之

# 浪跡三談卷之二

福州梁章鉅撰

## 改元之始

改元始於漢文帝之十七年戊寅稱後元年其後景帝之八年壬辰稱中元年又七年戊戌稱後元年至武帝始以即位之元年稱建元元年後遂或仍或改以迄於今隨園隨筆云古以虞芮質成之年爲文王受命改元之年史記秦惠文君十四年更爲元年竹書紀年魏惠王有後元年商書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祠於先王疑是湯崩不踰年而改元之證　按改元之制古亦無一定唐虞終

三年喪舜禹皆行之而踰年卽位者周也然漢人亦不甚重之故列侯皆自稱元年功臣表稱平陽侯曹參元年諸侯王表稱楚王戊二十一年是侯王亦有改元之制不以爲嫌也後世惑長生之說乃縮去其已往之年而爲更新之號竟有以四字改元三字改元者如唐之天冊萬歲魏之太平眞君梁之中大通中大同是矣

元號相同

隨園隨筆載年號實同者建武有七中興有六建元有六建平有八天成有六永和有五應天有五太平有五建興建初正始俱有四建始天祐乾德光天天興天正俱有三

其餘元康元和中元永和貞觀天寶俱有二又指不勝屈矣　按隨園所列尚多未備如永興有六相同甘露永康永安建元建平皆五相同永平太和太安太和皆四相同嘉平龍興元興永甯太甯太定太安皆三相同其二相同者如天禧天德天順天啟天璽和平黃龍皇始元康元和元嘉天漢延興延和天保光天貞元青龍咸康五鳳武平武成紹興承光永初永建永嘉永熙永昌永泰永隆景福鳳皇至德至元太始太興大同大寶大和大德大慶建和建義上元正德諸號眞指不勝屈也

易世仍稱舊號

隨園隨筆又云唐昭宗天復四年改元天祐李克用仍稱天復五年而哀宗亦稱天祐梁太祖崩於乾化二年而明年末帝仍稱乾化三年晉高祖建號天福至重貴已改開運矣而後漢高祖仍稱天福至於高祖隱帝俱稱乾祐周祖世宗恭帝俱稱顯德大抵五代之際樂於因循也

通鑑删紀元

隨園隨筆又云通鑑遇一年兩紀元之事必硬删其一如後唐閔帝改元應順在正月潞王改元清泰在四月今但提清泰元年而删去應順則閔帝之數月天子無故遭削矣史記索隱譏史遷全沒惠帝之六年而不爲之作本紀

亦此類也

紀號之變

梁曜北瞥記云年號自漢武帝始前此惟紀年而已嗣後皆仍之惟北魏廢帝恭帝周閔帝金末帝元明宗甯宗無年號而唐肅宗上元二年辛丑九月去上元號稱元年以建子月爲歲首以斗所建辰爲名至明年四月復舊此紀號之一變旋卽殂落非佳兆矣

元鼎　元封

鄭仁寶七修類稾云上古無年號不過紀甲子而已世以爲始於漢文帝後元不知後元應由前有元年故稱後也

如景帝則又有中元後元皆欲延年之意耳至武帝建元方爲有號之始而劉氏據封禪書得鼎改元以爲年號之起實在元鼎其前皆有司追補以足武帝之始又據元封改元始有明詔爲證而夾漈鄭氏亦以爲是予謂既以元封明詔而言則當以元封爲始又何爲年號之起實在元鼎然在元狩因得白麟而稱元光因見長星而稱又何不可乎至於元封有詔偶爾因是年巡遊封禪之後大須天下故曰以十月爲元封不當據此即以爲始若以其前有司補稱則末年復以文景稱後元一二年又不可以補其名耶但光武建武共該三十三年至三十一年之時因封

禪後又加中元二字猶景帝中元意也今史卽以爲改元明槩以中元另起錯矣觀范史於祭祀志內載本年封禪後赦天下之詔曰以天下三十二年爲建武中元元年尚冠建武於首可知也大抵一帝止是一號最爲有理但遇事遇瑞卽屢易之豈如本朝之高出千古哉

永嘉

後漢沖帝在位一年改元永嘉崩年僅三歲學齋佔筆云湻熙二年卬州蒲江縣上乘院僧得漢碑石作永熹以嘉爲譌何義門讀書記又引左雄傳作永熹爲證　按晉懷帝亦改元永嘉

建元

晉康帝名岳改元建元或謂庾冰曰郭璞讖云立始之際丘山崩立者建也始者元也丘山諱也冰瞿然既而歎曰如有吉凶豈改易所能救乎至是果驗

永昌

晉中宗元帝小字銅環以太興元年即位五年改元永昌即崩初即位有日夜出之象及改元永昌郭璞復以爲有二日之象而齊廢帝小字法身元號亦爲永昌初廢爲鬱陵王後爲蕭鸞所弒在位僅六箇月

興寧

晉書五行志云哀帝隆和初童謠曰升平不滿斗隆和那得久桓公入石頭陛下徒跣足朝廷聞而惡之改年曰興甯人復歌曰雖改興甯亦復無聊生帝尋崩

大亨

大亨乃晉安帝年號史家以爲桓元僞號誤也考元興元年三月桓元自爲丞相改元大亨明年十月始篡位則大亨乃安帝年號而史家以此號爲桓元所改晉書安帝紀並黜之槪用元興紀年矣　按此號實爲桓元敗兆晉書隋書五行志梁書武陵王紀傳及容齋續筆玉海並云年號大亨識者謂一人二月了之兆而桓之敗果在元興三

年仲春五月帝復位

天正

梁豫章王名棟高祖曾孫大寶二年八月爲侯景所立十月即爲景所廢又高祖子蕭紀大寶三年四月僭號於蜀明年七月兵敗見殺史言棟改元天正紀改年亦與棟暗合識者曰天字二人正是一止各一年而滅承豐侯撝歎曰天正在文爲一止其能久乎

建始　永始

桓元桓溫孽子也晉元興二年十一月廢安帝自稱楚帝明年五月敗走江陵伏誅梁諫庵曰初出撝詔改年建始

右丞王悠之曰建始趙王倫僞號也又改永始復是王莽始執權之歲其兆號不祥冥符僭逆如此

廣運

後梁帝名琮在位二年隋徵入朝廢爲莒國公北史本傳及隋書五行志並云琮改元廣運識者曰運之爲字軍走也吾君當爲軍所走乎及入朝京師江陵父老隕涕曰吾君其不反矣　按晉少帝開運亦同故遷於契丹

天保

齊顯祖文宣皇帝高氏名洋受魏禪都鄴北史云初帝踐阼改年天保識者以字爲一大人只十帝其不過十年乎

又謠曰馬子入石室三千六百日帝以午年生故曰馬子三千六百日十年也帝曾問太山道士吾得幾年天子答曰三十年帝謂李后曰十年十月十日得非三十乎吾甚畏之及期而崩　容齋續筆云齋文宣天保爲一大人只十果十年而終梁明帝亦用此盡二十四年或曩爾一邦非禨祥所係也

貞明

梁末帝初名友貞改名瑱太祖子在位十一年元號貞明唐兵入命其將皇甫麟進刃崩或析瑱字爲一十一十月一八果以一十一年至十月九日亡

德昌

齊主名延宗高祖孫北齊書云延宗以十二月十三日晡時受敕守幷州明日建尊號不間日而被圍經宿至食時敗年號德昌好事者言其得二日云

隆化

齊後主名緯世祖子在位十二年爲周師所逼禪於太子恆稱太上皇帝及恆禪於任城王湝稱無上皇尋被執封温國公後遇害年二十三有隆化年號時人離合其字曰降死竟降周而死見隋書五行志

宣政

周高祖武皇帝名邕字彌羅突世宗弟在位十八年有宣政年號隋書五行志云宣政改元蕭歸離合其字爲宇文亡日其年帝崩

大象

周靜皇帝名衍改名闡宣帝子在位三年禪隨封介國公尋遇害年九歲隋書五行志云宣帝禪位改元大象蕭歸離合其字曰天子冢明年帝崩

大業

隋書隋煬帝卽位改年大業隋書五行志云大業改元識者惡之曰於字離合爲大苦來也尋而天下喪亂率士遭

塗炭之壽焉

顯慶

唐高宗年號玉海云或作明慶日知錄云唐中宗諱顯元宗諱隆基故唐人凡追稱高宗年號多云明慶永隆年號多云永崇

永隆

閩王曦初名延羲晉天福四年立改號永隆後爲其臣所殺陶穀清異錄云王曦淫刑不道黃峻曰合非永隆恐是大昏元年

唐隆

唐殤帝中宗子遜位睿宗開元二年終年僅十七玉海云或作唐元唐安唐興蓋開元以後避諱改稱鍾淵映建元考云唐會要唐大詔令皆書唐隆實明皇踐阼之讖猶漢安樂之炎興也此劉後主之元號亦應司馬氏之名

咸通

唐懿宗名漼初名溫宣宗子蘇鶚杜陽雜編云初宣宗製泰邊陲曲云海岳宴咸通及上垂拱而年號咸通焉　按元和郡縣志河南縣中橋咸通三年通志成於元和八年不及懿宗實咸亨三年也因避肅宗諱改亨為通遂與懿宗咸通混

大和

唐文宗九年改元大和或作太和誤也李德初析大和字爲一人八千口見張讀宣室志

金統

黃巢自陳符命曰唐帝知朕起義改元廣明以文字言之唐已無天分矣唐去丑口而安黃天意令黃在唐下乃黃家日月也土德生金予以金生宜改年爲金統

乾德

宋太祖改元乾德而前此蜀王衍立於梁貞明五年亦改元乾德又輔公祏於唐武德六年稱帝於丹陽即陳故宮

居之國號宋亦改元乾德宋史太祖本紀云乾德改元先諭宰相曰年號須擇前代所未有者蜀平宮人入內見其鏡背志乾德四年鑄召竇儀詰之對曰此必蜀物蜀主嘗有此號乃大喜曰宰相須用讀書人　按宋小說竇儀或作陶穀或作盧多遜當時尚未記有輔公祏也　楊文公談苑陳鵠耆舊續聞並記江南保大中得石有大宋乾德四年合諸儒參驗乃輔公祏反江東時年號宋小說又載乾德初元丹陽人掘地獲古錢文曰乾德通寶則並國號年號而同之矣

太平興國

宋太宗改元太平興國貴耳集云當時有一人六十卒之讖太宗五十九而止

天聖

宋仁宗年號天聖歸田錄云時章獻明肅太后臨朝議者謂撰號取二人聖悅太后耳張端義貴耳集亦云於文取二聖人故當時有二一人口耳之讖

明道

宋仁宗改元明道議者以爲明字於文爲日月並時母后臨朝也見歐陽公歸田錄貴耳集亦云仁宗劉后並政明道曰日月同道　宋史夏國傳元昊避父德明諱稱宋明

道爲顯道顧亭林日知錄范文正與元昊書亦改後唐明宗爲顯宗

康定

宋仁宗有康定年號歐陽公歸田錄及玉海謂好事者以爲康定如謚法

崇甯

岳珂愧郯錄及玉海並云神宗改元熙甯徽宗改元崇甯皆同劉宋陵名沈作喆寓簡袁文甕牖閒評並謂年號最忌與前代謚號陵名相犯熙甯崇甯乃南朝章后宣后二陵名亦當時大臣不學之過　按宋書武帝胡婕妤生文

帝追尊爲章太后陵曰熙甯文帝沈美人生明帝追尊爲宣太后陵曰崇甯又貫耳集崇甯錢上字蔡京所書崇字自山字一筆書寧字去心當時諺云有意破崇無心甯國

## 重和

宋徽宗初改元重和二年正月即改宣和陸游老學庵筆記云政和末議改元王黼擬用重和既下詔矣范致虛間白上曰此契丹號也故未幾改宣和然重和乃契丹宮殿名猶我之宣德門也年名實重熙後避天祚嫌名乃追謂重和耳

## 宣和

玉海宋徽宗宣和之讖爲一家有二日果徽欽同帝又說鈴談往云宣和契丹宮門名徽欽至彼見額而始悔

靖康

宋欽宗年號按宋史高宗初封康王二帝北遷康王在濟州耿南仲汪伯彥等皆勸進且謂靖康紀元謂十二月立康之兆容齋續筆靖康爲立十二月康果在位滿歲而高宗中興玉海云靖康或謂如謚法

建炎

李心傳朝野雜記云高宗改元建炎以火德中微故也苗劉之亂以爲炎字乃兩火還自海上改五年爲紹興

隆興改乾道

宋孝宗之二年也王海云隆興近正隆而孝宗更之又云隆興僞號也因曾布日錄而後見容齋續筆云隆興嫌與完顏亮正隆相近故二年卽改乾道樓鑰攻媿集云錢端禮行狀上問改元事隆興故叛臣趙諗嘗用虞公以爲載籍所不載自不必改公曰改元大事也簽書王剛中奏此事具見曾布日錄不當復用李心傳朝野雜記云王瞻叔爲參知政事言趙諗謀逆以隆興紀元會太常檢故實以進上愕然遂改乾道

壽昌

遼道宗年號按遼史作壽隆玉海無壽隆有壽昌錢大昕遼史考異云洪遵泉志載壽昌元寶錢引李季興東北諸蕃樞要云契丹主天祐年號壽昌又引北遼通書云天祚即位壽昌七年改元乾統予家藏易州興國寺碑安德州靈巖寺碑興中府玉石觀音像唱和詩碑皆署壽昌年號東都事略文獻通考皆宋人書亦稱壽昌無有稱壽隆者可證壽隆乃壽昌之譌案愧郯錄引范成大攬轡錄稱壽昌六年又朱彝尊日下舊聞云阜成門內白塔寺建自遼壽昌三年並可爲證

大定

金世宗年號也金史載海陵在揚州聞帝改元大定拊髀歎曰我本欲滅宋後改元大定豈非天命乎出其書示羣臣卽預志改元事也

崇慶

金史五行志衞王卽位改元大安四年改崇慶旣又改至甯有人曰三元大崇至矣俄而有胡沙虎之變案俗謂虎爲大蟲大崇至者讖言大蟲至也

至元

草木子云元世祖取易大哉乾元之義國號大元取至哉坤元之義年號至元湯幢小品稱大明者以別於小明王

也是元明兩代皆用二字爲號與大漢大唐大宋爲臣下尊奉之辭者不同又李翊戒庵漫筆云明初惡勝國之號稱吳原年洪武原年此亦史所未詳　案元世祖於中統之後改爲至元元順帝於元統之後亦改至元詔曰惟世祖皇帝在位長久天人協和諸福咸至祖述之志良切朕懷今特改元統仍爲至元御史李好文言年號襲舊於古未聞襲其舊而不蹈其實未見其益帝不聽按晉中興與惠帝同號建武魏太武與太宗同號永興唐肅宗與高宗同號上元皆在順帝之前何云於古未聞耶

彰聖嘉慶

交阯李乾德於宋熙甯五年立在位六十一年紀元二有彰聖嘉慶四字年號 按杭州人有藏泥金羅漢畫卷者署款爲嘉慶丁卯有髮僧海翁考乾德立於壬子卒於壬子丁卯乃乾德十六年爲宋哲宗元祐二年海翁蓋即其國人其稱嘉慶者單舉二字也魏元號太平眞君史止稱眞君宋元號太平興國大中祥符錢文只稱太平祥符近有著歷朝紀元錄者謂乾德年號嘉慶殊誤

建文

謝肇淛五雜俎云梁蕭正德改元正平識者笑之建文之號亦同御名[惠帝名允炆] 不知方黃諸君何鹵莽乃爾 案梁

末帝名友貞改名瑱而年號仍用貞明漢隱帝名承祐而年號仍用乾祐西夏趙仁孝父名乾順而年號亦用乾祐皆不可解

永樂

明成祖改元永樂五雜俎云永樂之號張遇賢方臘已再命之又皆盜賊之靡何當時諸公失於詳考耶

正德

明武宗改元正德五雜俎云正德同夏乾順之號自古以正爲號者多不利如梁正平天正元至正之類爲其文一而止也武皇雖終享天位而海內多故青宮無出統卒移

之興邸命名之始可不愼哉

泰昌

明光宗於萬歷四十八年八月即位改元泰昌九月朔崩說鈴談往云昌乃二日是天啟繼之

崇禎

吳偉業綏寇紀略云崇禎時有人詣通政司投疏謂年號宜用古字作宗蓋以山壓宗故不安從古文作宗則宗社安於泰山也人以爲妖言

隆武

明唐王名聿鍵太祖子唐定王桱之後順治二年五月南

都亡六月王立於福州紀元隆武明年八月卒吳震方說鈴云有無名氏談往一冊云隆武乃降止也一年即敗

通乾

前代有曾擬定元號而後不用者如唐高宗之通乾唐書本紀儀鳳之三年四月詔改明年爲通乾十二月罷之王海云以反語不善停所謂反語不善者今不得其解

豐亨

宋神宗熙甯之末詔議改元執政撰三名以進曰平成曰美成曰豐亨神宗曰成字於文一人負戈美成者犬羊負戈亨字爲子不成不若去亨而加元遂改元豐見容齋續

筆及葉夢得石林燕語

風和

莊季裕雞肋編云潁昌府城東北門內多蔬圃俗呼菜香門因更修見其鐵鑄字云風和二年六月造此不知何代紀元不見載籍　孫奕示兒編紀元一條云以天紀者有神雷以宵紀者有乂宵不知所出

重熙

宋史汪應辰傳孝宗內禪議改元重熙應辰謂遼興宗嘗以紀年遂改隆興

龍興

前涼張駿時有黃龍見於揖次之嘉泉左長史氾禕言宜因龍興改號以彰休徵駿不從晉書及十六國春秋並載之

龍虎

師顏僞南遷錄謂韃有詔與金國稱龍虎九年　按孟珙蒙韃備錄云韃人稱年曰兎兒年曰龍兒年其時尚未改年立號也師顏之語不實姑記之

神爵

宋書載宋世祖大明七年十一月車駕習水軍於梁山有白爵二集華蓋有司奏改神爵元年詔不許

純熙

宋孝宗乾道九年冬至郊赦改明年爲純熙已布告天下後六日改淳熙或謂出處有告成大武之語故不欲用或謂純旁作屯不宜用也容齋續筆趙彥衛雲麓漫鈔及王海並載其事

文明

梁書太宗本紀云帝初即位制年號將曰文明以外制強臣謂侯景蓋取周易內文明而外柔順之義恐賊覺乃改爲大寶

元慶

唐德宗初擬改年元慶後用李泌之言改貞元合貞觀開元之名以取法二祖見玉海

天元

唐德宗初擬改年天元後不用　案玉海云天元爲周號而李泌議之其實周宣帝自稱天元皇帝非年號也

乾統

宋孝宗曾擬用之後因契丹已用而更議　案樓鑰攻媿集錢端禮行狀上問改元事御筆欲用乾統而北朝曾用之遼天祚別擬四號以進遂改乾道

炎興

玉海云宋高宗欲用炎興以劉蜀已用而更議

大慶

唐書南蠻傳載唐德宗貞元十一年兵部侍郎韓愈諫討西原蠻請改元大慶普赦不納又見昌黎集論黃家賊狀又玉海載大慶金國而金實無此號

執中靖國

宋徽宗改年建中靖國曾肇以唐建中爲疑欲改建爲執宋帝不從　案宋史王覿傳改元詔下覿言建中之名雖取皇極然重襲前代紀號非是宜以德宗爲戒帝曰粱末禪位年號太平太宗不忌也